

华盛顿·欧文文集

尼克伯克杂记 克莱恩札记

KNICKERBOCKER MISCELLANIES
THE CRAYON PAPERS

*Knickerbocker Miscellanies
The Crayon Papers*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ISBN 7-202-02141-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北京

2002



华盛顿·欧文文集

尼克伯克杂记 克莱恩札记

KNICKERBOCKER MISCELLANIES THE CRAYON PAPERS

尼克伯克杂记 # 601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尼克伯克杂记 克莱恩札记 / (美) 欧文著; 夏睿, 管阳阳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6

ISBN 978-7-5057-3513-2

I. ①尼… II. ①欧… ②夏… ③管… III. ①文学—
作品综合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84642号

- | | |
|----|------------------------------|
| 书名 | 尼克伯克杂记 克莱恩札记 |
| 著者 | [美] 华盛顿·欧文 著 夏睿 管阳阳 译 |
| 出版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
| 规格 | 880×1230毫米 32开
12印张 321千字 |
| 版次 | 2015年8月第1版 |
| 印次 |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5057-3513-2 |
| 定价 | 39.80元 |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
| 邮编 | 100028 |
| 电话 | (010) 64668676 |

目录

contents

迷人的勒托也吹笛 // 290

拉尔夫·武伍德的早年经历 // 294

西米诺尔人 // 314

白种人、红种人与黑种人的起源 // 318

酋长的阴谋 // 324

格拉纳达来信 // 327

阿卜杜勒·拉赫曼 // 334

苏拉的考验 // 354

克里奥耳村庄 // 364

一个满足的人 // 372

尼克伯克杂记 /// 001

沃佛特栖息地纪事 /// 003

睡谷 /// 024

春之鸟 /// 034

阿兰布拉的回忆 /// 040

阿本莎拉赫人 /// 044

魔幻岛 /// 054

七城行政官 /// 057

民族命名 /// 071

关于批评的随想 /// 077

西班牙罗曼司 /// 082

唐·穆尼奥·桑丘·伊诺霍萨传奇 /// 085

克繆尼帕 /// 091

三角帽的阴谋 /// 098

克繆尼帕传说一则 /// 104

百慕大群岛 /// 115

佩拉约与商人之女 /// 127

马耳他骑士 /// 135

被吞没的修道院传说 /// 149

范·霍恩伯爵 /// 154

克莱恩札记 /// 165

芒特乔伊 /// 167

密西西比泡沫 /// 205

唐璜 /// 232

布勒克 /// 241

1825年巴黎札记 /// 247

美国人在意大利的研究 /// 266

披上黑纱，成为修女 /// 272

迷人的勒托里埃雷 /// 280

拉尔夫·灵伍德的早年经历 /// 284

西米诺尔人 /// 314

白种人、红种人与黑种人的起源 /// 318

酋长的阴谋 /// 321

格拉纳达来信 /// 327

阿卜杜勒·拉赫曼 /// 334

寡妇的考验 /// 353

克里奥耳村庄 /// 364

一个满足的人 /// 372

尼克伯克杂记

《航海伯克》杂志投稿

李冷里·艾蒂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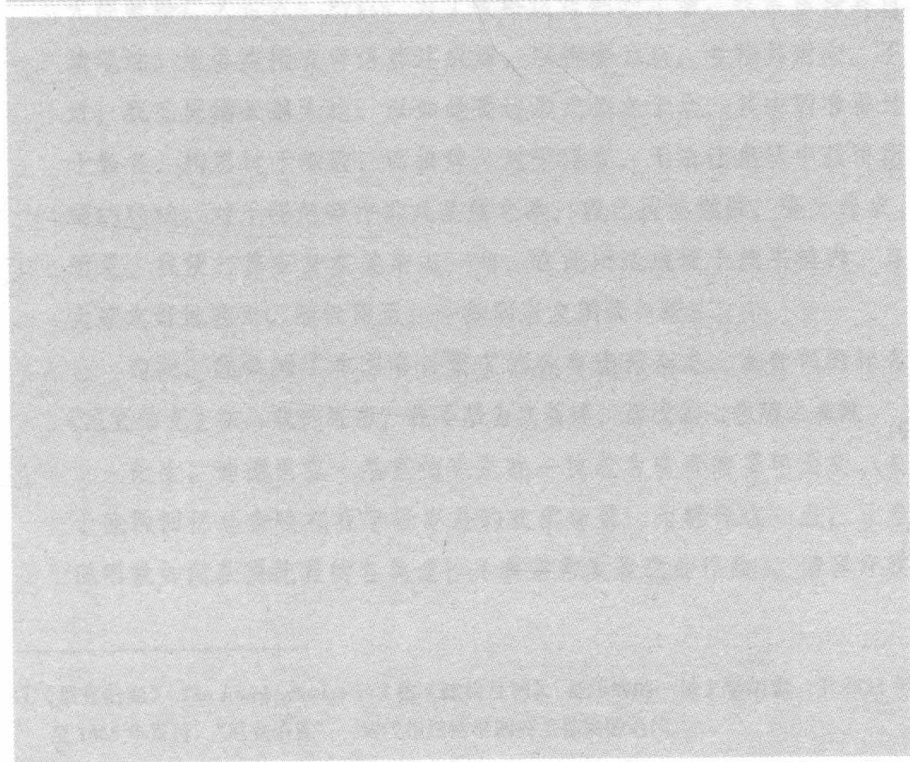
《尼克伯克》杂志投稿

杰弗里·克莱恩

尼克伯克杂记

《尼克伯克》杂志投稿

杰弗里·克莱恩 著



致《尼克伯克》^①杂志编辑

先生：

我曾默察，人年岁渐长，便易沉湎于所感所想，这无疑是由脑中积累的大量智慧与阅历所致。于是，他也往往变得善于叙述，诲人不倦；换言之，爱好讲述冗长的故事，间或给点建议，令友人获益寥寥，厌烦颇多。我唯恐自己成为家中这样的一个先知，或严格来说，成为家中“惹人厌的东西”，更乐意将自己的广博见识与啰唆无趣献给广大世人。所以，为了缓解这过剩的才情，我常常将其付诸笔端，用各类闲言碎语著述成册，以折磨公众，考验其耐心。不过，我已厌倦长篇大论；以如此著述形式公之于众，其中的准备过于繁多，构思过于细致，而措辞又过于浮夸，无法让我从中获得所需的轻松。对于任何劳作抑或显摆之事，我已厌倦懒散，毫无渴求。于是，我便打算安身在某杂志一角，在此闲适地埋于扶手椅内，与大家友好地聊天，随性而至，一如同老友闲谈一般。

为此，我参阅了本国名目繁多的各类优秀杂志。当贵刊的刊名《尼克伯克》映入我的眼帘，我不禁为之着迷，而我的心也随之雀跃。

先生，迪德里克·尼克伯克是我一位最为珍贵的多年至交。关于他的回忆总会唤起我年轻岁月的欢乐场景。为解释这一点，又为说明我如何获得此君的各类遗作（我常常发表这些作品），请容许我

①《尼克伯克》（*The Knickerbocker*）又称《纽约月刊》，是纽约的一份文学杂志，于1833年至1865年发行。“尼克伯克”一词代指纽约早期荷兰移民的后代。

来讲述我们早年交往的些许片段。我深知您对这位已故要人怀有浓厚兴趣——其尊名与形象已印刻在贵刊的封面上，而我的讲述对理解和欣赏接下来的各类信件也至关重要，所以在叙述这些片段时，我也就愈发自信从容了。

我初次与这位贤能人士会面（如此称呼，请恕我冒昧；近三十年的时光已经将他的名字与令人景仰的古代一并封存，而大众的声音也早已将他提升到昔日的古典史学家之列），是在哈德逊河岸上，离睡谷魔境不远。他到此地从事研究工作，在荷兰人区，为他撰写的不朽历史找寻写作素材。那时，在美国最为古老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栋宅第中，他正为此搜遍了所有档案。那栋建筑并不高，荷兰王朝时建造，坐落于翠绿的河岸之上，由树荫遮蔽。透过这层层树林，可以隐约见到塔潘海^①，这在早期荷兰航海家那里是何其出名。绿色河岸尽头，一汪明亮的清泉喷涌而出，一条山野小溪沿着近旁沟渠潺潺流过，跃入宅第前的一个林木蓊郁的小山谷。实在是一处宁谧幽僻之所，远离喧嚣，让人向往；在旧时，沃佛特·阿科（名人彼得·施托伊弗桑特^②的枢密院顾问之一）也正因为此而选择了它。

此君令人敬佩，却时运不佳，生活在奉行骑士精神的彼得时代，经历了暴风雨式的统治，整日疲惫不堪，忧心忡忡。这个倒霉鬼处处碰壁，整日笼罩在对人性邪恶的焦虑不安中。待到英国人占领这一地区的时候，他隐居到这个高高的地牢中，痛下决心与世隔绝，准备安宁寂静地在此度过余生。为示其坚定决心，他将最钟爱的荷兰语座右铭镌刻在大门上，“Lust in Rust（宁静之乐）”。这栋宅第由此也就被唤作“Wolfert's Rust”——沃佛特的休憩。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名字已被弱化成“沃佛特栖息地（Wolfert's Roost）”，这或许是由于阁

① 虽然名为海，实则是哈德逊河的一部分，早期荷兰人称为海。

② 荷兰政治家。——编注

楼的古怪样子，再可能就是因为每面山墙上都有一个公鸡状的风向标了。后来，不幸的沃佛特又被他凶悍的妻子轰了出来，回到这个争吵不休的人世中。在这之后的很久，它一直就沿用这个名字。这一带有个随传统一起传下的俗语：栖息地的公鸡——被母鸡啄得最凶。

这一原始的历史建筑经历了诸多变化和考验，笔者在此不详加赘述。等到迪德里克·尼克伯克在那里逗留期间，它归由英勇的范·塔索家族所有，这一家族在尼克伯克笔下的形象颇为显眼。在他看来，赋予这栋建筑特殊价值的便是这里的一个宝藏，它秘密贮藏着丰富的史实，像个藏金洞；据说，沃佛特·阿科从新阿姆斯特丹撤回时，随身带走许多这一地区与荷兰王朝相关的记录和日记，还发誓它们再也不会落入英国人手中。这些材料犹如李维已散失的卷本一般，让以前史学家的研究棘手不已，但我却发现，不知疲倦的迪德里克兢兢业业地破译着的正是这些文件。那时，在年龄和阅历上，他早已是个圣人，而我则不过是个游手好闲的小伙，他非但没有鄙视我的年轻无知，反而和蔼地拉过我的手，温和地把我领上了当地的口头传说这条道路，对于这些研究他是何其热衷。我与他一同坐在栖息地的小办公室内，观察着这位古文物研究者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破译这些珍贵的荷兰语文件，其状况比海格力斯手稿^①还糟糕。我与他一起坐在嫩绿河岸尽头的泉水旁，听他讲起古代伟人的英雄传说，也就是那些新阿姆斯特丹的圣骑士。我陪伴他一同前往塔里敦和新新两地，找寻相关传奇，并在睡谷的那些让人入迷的隐蔽处和他一起探寻研究。我也会参加他同那些亲爱的荷兰老伯格人及其夫人们的会谈，他从中获取了很多在书和记录中尚未提到

① 海格力斯手稿（Herculean manuscripts），即公元3世纪的海格力斯纸草（The Heracles Papyrus），由希腊文写成，关于海格力斯所完成的任务。现存手稿并不完整，只有残篇，藏于牛津大学赛克勒图书馆（Sackler Library）。

精彩事件，这赋予他的新荷兰史与众不同的价值和权威。

我在这一所钟爱的话题上容易长篇累牍，现在让我来停止这种唠叨，等到以后或许会重新提起。一言以蔽之，我们这样形成的密切关系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也陪伴了要人迪德里克，游历了好些他笔下盛赞过的去处。不过，我们的生活轨迹最终还是分开了。他留在家中完成他的巨著，而我则由一个缥缈不定的幻想带领，去周游了世界。许许多多的年头过去了，最后，我踏上这片故土。在此期间，这位德高望重的新荷兰史学家已经前去与先父们团聚，但他已声名鹊起，远近闻名。他对他的出生地时常津津乐道，而现在，这个城市也颁布了各式各样的尊贵荣誉来纪念他。我瞧见纽约蛋糕上印有他的肖像，在假日里，小淘气们都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光，显得迫不及待而又滋味十足；一家大型牡蛎商店取名为“尼克伯克大厅”；我又侥幸躲过撞上尼克伯克巴士的一大乐事！

与成就如此斐然的伟人能有联系，我自然无比自豪。如今，回顾当年我们早年的亲密关系，愉悦之情便荡漾开来，于是，我就设法故地重游，再次踏上我们曾一同踏过的土地。其中最为重要的则莫过于范·雅各布·范·塔索家族的宅邸，那个不幸的沃佛特的栖息地。时光匆匆，改变一切，却在—位荷兰人的住所上放慢了脚步。我发现这栋庄严而古雅的小建筑同当年迪德里克在时的样子相差无几。他曾使用的房间—角仍摆放着他的扶手椅；还有那张老式的荷兰人写字桌，他曾趴在上面认真研读曼哈托^①编年史；再有就是那个陈年的木箱子，里面收藏有沃佛特·阿科留下的材料，只是，其中的好些却已成为范·雅各布·范·塔索家长杆猎鸭枪里的填料，随子弹—并发射了出去。宅邸周围的景色依然如故：嫩绿的河岸；那泓泉水，我曾坐其一旁聆听史学家讲述传奇故事；那条潺潺流向多树山谷的山野小溪，还

① 今天的纽约曼哈顿。

有那遮天的槐树，它将宏伟的塔潘泽大桥掩去了一半。

我环顾着这些景色，想起这位已故的挚友，不禁充满了思念；注视着他曾寓居的地方，发现这里正很快地颓败下去，我又很是惆怅。我突然想去抓住那横扫一切的时间之手，将具有历史意义的石柱从一片废墟中拯救而出，来结束我的漂泊生涯，享有一个安宁的家园，在此，我可享受“宁静之乐”，来度过余生。诚然，沃佛特的不幸遭遇确实闪过我的脑海，但想到自己是个单身汉，并无一位悍妇来争夺栖息地的领导权，所以我也就不由得宽慰许多。

如今，我已成为栖息地的拥有者！怀着宗教式的虔敬，我依照原汁原味的荷兰风格修缮了它，用新荷兰辉煌时期的各种纪念品为它装饰配画。有只荷兰尺寸的公鸡状风向标，大腹便便的样子，在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时代曾耸立在新阿姆斯特丹市政大楼楼顶，与风作战，现如今则竖在我大厦的山墙上，把个鸡冠挺得笔直；还有一匹镀金的骏马正向前奔驰，它一度是范德·海登宫殿的风向标，这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宫殿位于奥尔巴尼，而现在它则站在正门上方的尖塔楼上，顺着每一丝微风转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的圣所便是那个房间，曾经因为显赫的迪德里克而熠熠生辉，而此刻我也正是埋在他的扶手椅里，坐在他的旧荷兰写字桌旁，来写下这封杂乱无章的信。

因而，这间屋也正是我的休养生息之地。在这里，早年的记忆与曼哈托史学家的遗留物围绕着我，而放眼望去，所见的河流如此壮丽，在他的著作中，这条大河蔚为壮观地流淌着，对我而言，它永远是欢乐之河。

感谢上苍让我出生在哈德逊河岸上！一条河，一个湖，或是一座山，能在这样一种宏大而崇高的自然物的近旁出生长大，这在我看来有着无限的好处。我们与它交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同它结成终生盟友。我们始终热爱它，为它自豪，它如同聚集点一般，将

我们在漂泊过后召唤回家。“我们在年少时期学到的东西，”一位老作家说道，“与我们的灵魂一同成长，结合在一起。”我们早年的所见所闻便是如此，它们影响我们的一切所思所感。我的思与感是各种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其中大部分的美好都可追溯到少时同这壮丽的河做伴的经历。在少年的狂热中，我时常将道德品质赋予它，还几乎将灵魂也赋予了它。我仰慕它率真、无畏、诚实的品性，它那高贵的真挚以及完美的真实。在这里，没有任何似是而非、笑里藏刀，或是口蜜腹剑，只有深远与宽广，它以尊贵的忠诚承载着小舟，而小舟也信赖它，随它的波浪漂向远方。我赞美这简单、宁静而壮阔的史诗般的流水，这永远向前的流水。曾经的确有一次，它一度因对面的高山而被迫偏向一边，但它却仍挣扎着勇敢穿过高山，又立即继续着它笔直向前的步伐。我想，看看这样一个优秀人物一生历程的标志吧，一以贯之的简单，开放而直接；或者，倘若因逆境而犯下错误，那也只是一时之过，不多时便会重整旗鼓，继续那向前的高贵事业，直到朝圣之旅的终点。

请原谅这一曲狂想，早年的情感又鲜活起来，我自然就会沉醉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哈德逊河是我的初恋，也是我最后的爱人；在经历了四处漂泊以及表面的离经叛道之后，我回到了它身边，切身体会到我热爱它胜过爱天下所有的河流。我沐浴在它宽广的波涛中，呼吸着从一旁小山吹来的纯净微风，好像获得新生。确实，年轻时的浪漫史已经消逝，那曾经让所有景色都披上幻想之光的浪漫史。我已不能再将每个翠谷都描绘成阿卡迪亚，不能将那远处群山视作仙境，也不能将每个屋舍中那无与伦比的丽人看作在树林中光彩照人的女神；但是，即使年轻的幻觉已从这山水间逝去，对那已逝岁月和已逝欢乐的回忆，却令它笼罩在暮色夕阳的醇美魅力中。

所以，编辑先生，请允许我通过您的杂志，在隐居中，偶尔与这我已

远离的繁忙世界交谈一番。我的一生四处游荡，经历丰富，其间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想，我都有很多要说；同时，我在夜间的挑灯创作也已沉沉地积压着我的文件袋；此外，还有那位可敬的新荷兰史学家的各式回忆，这对那些喜爱其著作又渴望了解我国早期历史的读者而言，或许并不会难以接受。有一点您的读者尽可放心，即，我虽然远离人群，但对此并不厌恶；如若我的书信并无明智可言，但我相信我至少会是相当和善的。

就此搁笔。

此致

您的

杰弗里·克莱恩上

致《尼克伯克》杂志编辑

尊敬的先生：

在前一封信中，我简单向您介绍了沃佛特栖息地，在那里，我得幸初识那位德高望重的新荷兰史学家。在这一古老的建筑中，我有着许多挑灯写作的经历，而这一小小的建筑物也确实神奇，它与本地区和本国家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时代都息息相关，鉴于此，再描述些与之有关的细节应该也是妥当之举了。栖息地有个巨大的荷兰抽屉柜，其中收藏有栖息地文件，并保存着多件尼克伯克先生未出版的手稿，连同一些珍贵记录。后者关于新阿姆斯特丹，在荷兰王朝衰亡之际由沃佛特·阿科带来，这在之前已提到。在翻看这个柜子的过程中，我幸运地发现在一堆干南瓜子、几束百里香和薄荷以及新年蛋糕的碎渣下埋藏有一件手稿，在角落中，用羊皮纸契约书小心地包裹着，但已污渍斑斑，墨水随着时间推移成了赤褐色。这份手稿经我仔细分辨，发现是一个关于栖息地历史的真实记载。上面的字迹及其某些内在证据让我确信，这是那位可敬的新荷兰史

史学家的真迹，手稿很可能在他居住栖息地时留下，以答谢主人的热情款待。我将以原样把手稿公布于众。鉴于整个编年史对贵刊而言篇幅过长，加之过多的细节对广大读者又会显得枯燥乏味，所以我对手稿作了删减处理，间或省去些细节。若有公众开明通达，好求甚解，望追根溯源，我愿事后另行提供所省内容，以飨读者。

您的

杰弗里·克莱恩敬上

沃佛特栖息地纪事

在已故的迪德里克·尼克伯克文件中发现

曼哈顿城历史久远，赫赫有名，一度名为新阿姆斯特丹，俗称纽约。在距离城二十五英里外，哈德逊河上横跨的那个昔日荷兰水手所熟知的塔潘海东岸，其实即为新荷兰的大地中海地区，矗立着一座略显老式的石砌楼房，四周都为山墙，有棱有角，像顶旧时的三角帽。虽然面积不大，却跟很多身材矮小者一样，它精神抖擞，主要因其古老而弥足珍贵——它是全国这一规模的最为古老的建筑物之一。它自诩为某帝国领土，或许更称得上是帝国本身，如同一切或大或小的帝国一样，它拥有着自己的伟大时代。在提到这栋勇敢刚强的小型建筑时，我仍会沿用那个一般名称——“栖息地”；不过，这个名字是在白人入住之后才开始在现代使用的。

事实上，栖息地源于那个亘古久远的年代，那个一般所称的神话时代。那时，粗俗平常之事会获得神秘面纱，并会染上让人着迷的虚幻色彩。在那些时日，塔潘泽大桥的东岸居住着一个淳朴的民族。换言之，他们生活在自然的单纯之中，以打猎捕鱼为生，时而挥挥战斧揭人头皮，自我娱乐一番。每一条从群山中流淌而下注入哈德逊河的小溪都拥有自己的小酋长，由他来统治这水边森林中巴掌大的一块地，酋长的大帐则坐落在河口

处。栖息地的领袖不单只是个战士，他还是位巫医，或先知，抑或魔法师，这三种称呼在印第安说法中是一个意思。他的好战从栖息地出土的各类火石和石质战斧便可看出；关于他的巫术的明证则是一泓泉水了，泉水自河岸边涌出，就在水流的一旁。据说，酋长赋予泉水永生的力量，就同佛罗里达著名的不老泉一样（当年老资格的庞塞·德·莱昂对此求之心切，却一无所获）。不过，这个故事与崇尚事实的荷兰传统明显相悖，后者称，上述泉水从荷兰走私入境，由首批定居者中的古森·加瑞特·范·斯洛克姆之妻费美特·范·斯洛克姆带入。她将泉水从他们在鹿特丹附近的农场旁取来，置于一搅乳桶中，连夜带入境，丈夫并不知情。因为她相信，在新的国度里再也不会发现能与之媲美的水了——她是对的。

巫师酋长热爱讨论领土问题，也爱设定边境线。这让他与邻近酋长在那个之间频频发生不和。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巴掌大小的一块地据理力争，结果是，这个地区没有一条细小溪流、没有一座凹凸山岩不曾激起长期讨论或激烈争斗。不过，如前所述，酋长是个战士，但同样是个巫医，既能靠武力也能靠技艺来捍卫其主张。所以，他在此打一仗，在彼虚晃而过，如此便成功地扩展了疆界。从一块土地到另一块，从一条溪流到另一条，到最后，他已合法拥有了那个地区的所有山川峡谷，所有的明亮泉水和清澈溪流。由内珀兰和朴堪迪科^①两条迷宫似的曲折流水所划分出的一切区域，都归于他。

① 这两条河流的印第安名并非人人知晓，所以在此或许值得一提的，内珀兰即为那条俗称为锯子磨坊（Saw-Mill）的河流。水流极美，在一个可爱山谷中优雅地蜿蜒数英里，一路上由灌木掩映，荷兰农舍点缀，最后到达扬克斯（Yonkers）的古老入口，一下子注入哈德逊河。朴堪迪科则是一条至今未命名的小溪。它随郁郁葱葱的山林向上攀升，在睡谷各处幽僻之所的那些魔幻般的迷宫中穿行。这些秀美可爱的溪流能从现代的平常生活中被拯救而出，并再次获得古老的印第安名字，这一点要归功于尼克伯克先生不知疲倦的辛苦研究。这位史学家让人尊敬，他的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可由授予弗雷德里克·菲力普先生（Herr Frederick Philipsen）的原始印第安奖金的记录作为明证，这一记录保存在白平原（White Plains）的县事务员办公室内。——原注